毕业典礼如何致辞？——警惕“根叔体”的负面效应

——陈平原

今年5月初，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“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发表《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—— 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、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》，其中第三节“文体感的缺失”，专门批评当下中国人“说话”不看场合、不讲身份、不分雅俗，举的例子就是流传甚广的“根叔体”。

又到了毕业季节，媒体上争相报道，某某大学校长如何贴近年轻人，其“典礼致辞”夹杂大量网络语言，获得满堂掌声。原本我就担心，校长们群起效仿，会让“根叔体”变得俗不可耐。现在看来，真的是“不幸而言中”。不管公众如何叫好，作为中文系教授，我有责任站出来，给这个方兴未艾的“热潮”泼泼冷水。

典礼性的场合需要庄严感

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，站什么位置说什么话——不是刻意讨好听众，而是追求“恰如其分”。笼统地谈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还不够，必须考虑说话人所处位置、多大年龄、学养如何、为什么演说，然后才能确定“话”该怎么说。所谓“我手写我口”，不该演变成为不分场合“乱说话”。很明显，三五知己的聊天与万人集会上的演说不同，接受媒体采访与向领导汇报工作不同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与课堂讲授不同，主持综艺节目与毕业典礼上致辞不同。而当下中国人的“说话”与“作文”，最大的毛病是因“不讲究”而“错位”——有故意“混搭”的，但更多的是不明就里。

嘉宾讲话，当然是说给听众听的，但也不全然——因为这个“听众”并非铁板一块，有虚有实，有男有女，有雅有俗，甚至还有现场与非现场之分。对于讲者来说，重要的是明了场合与主题，还有你自己的身份，再据此确定演讲风格。本来，政治家的竞选演说与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舞台演出，并不适合文人学者，可电视直播看多了，很多走上讲坛的学者，举手投足间，竟模仿起前两者来。

典礼性的场合，需要的是庄严感，并不需要听众兴奋地尖叫或挥动荧光棒。这种场合的致辞，最好典雅些，并不祈求戏剧性，也不希望你即兴发挥。某种意义上，肃穆庄严的场合，“仪式感”大于实际内容。

但这种讲究“场合”及“文体”的演说传统，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。比如，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，总的基调是温馨，但校长致辞一般不煽情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听众不耐烦听你校长“絮絮叨叨”，希望你变得妙趣横生(最好像综艺节目主持人)，于是，有了“根叔体”的风行一时。

“根叔体”不可取

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在2010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，不怎么打官腔，甚至穿插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网络新词，因而受到网友的热烈追捧。有人甚至惊呼，大学演讲从此进入“根叔时代”。

真的是这样吗？这里选择两段李校长的妙语，略作分析。从文体看，前一段是政府工作报告加文艺腔，后一段引来阵阵欢呼与尖叫，不外是插入了很多刚刚出现的网络“热词”：

你们真幸运，国家的盛世如此集中相伴在你们大学的记忆中。08奥运留下的记忆，不仅是金牌数的第一，不仅是开幕式的华丽，更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民族向心力的显示；六十年大庆留下的记忆，不仅是领袖的挥手，不仅是自主研制的先进武器，不仅是女兵的微笑，不仅是队伍的威武整齐，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旗帜的威力；世博会留下的记忆，不仅是世博之夜水火兼容的神奇，不仅是中国馆的宏伟，不仅是异国场馆的浪漫，更是中华的崛起，世界的惊异；你们一定记得某国总统的傲慢与无礼，你们也让他记忆了你们的不屑与蔑视；同学们，伴随着你们大学记忆的一定还有什锦八宝饭；还有一个G 2的新词，它将永远成为世界新的记忆。

我知道，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。你们一定记住了“俯卧撑”、“躲猫猫”、“喝开水”，从热闹和愚蠢中，你们记忆了正义；你们记住了“打酱油”和“妈妈喊你回家吃饭”，从麻木和好笑中，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；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，哥的犀利。未来有一天，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，曾经是姐的娱乐，还是哥的寂寞。

在如此隆重的颁授学位的典礼上，作为一校之长，没能打起精神，给学生神圣感与庄严感，反而为了博得年轻人的欢心，一味扮嫩，我以为不可取。这种期待现场观众掌声的心态，类似演艺明星，不太像高瞻远瞩、博学深思的大学校长。这讲稿应该是年轻秘书代拟的，问题在于，此举大获好评，各大学校长争相仿效，恨不得把当下各种可能招来掌声的流行语都纳入其中。

据《大学毕业典礼上的“根叔”传说》(2010年7月2日《文汇报》)称：“短短16分钟的演讲，2000余字的致辞，被掌声打断30次，引发了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呼‘根叔、根叔’……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毕业典礼演讲的‘走红’，势必给今年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注入一股新鲜空气。可以想见，‘根叔’标杆在前，众校校长势必不敢‘怠慢’了今年的毕业典礼，临别赠言若再以空话、套话贯之，势必会显得out了。”其实，仪式感，更多与典雅的书面语相关，不能想象一所欧洲著名大学的校长会抛弃“语重心长”的教诲，而变得如此时尚与浅薄。

有“文体”意识才成“体统”

前有大学校长“哥的寂寞”，后有《人民日报》的很“给力”(2010年11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《江苏给力“文化强省”》，网络热词“给力”登堂入室)，整个中国的语言及文体，变得紊乱不堪—— 没大没小，无雅无俗。这种为讨好网民而放低姿态，乃至直接吸纳日本动漫新词，在我看来是“媚俗”，实在不值得鼓励(2011年3月18-24日《国际先驱导报》刊陈雪莲《“给力”背后的日语冲击波》，描述以动漫语言为主的日本词如何进入中国，并引述日本学者平井和之的话：“救救汉语。”)。

大学校长不同于电视节目主持人，专家学者也不同于娱乐明星，只因大家都寻求“最大受众”，希望“赢者通吃”，于是，文体上变成了“全民狂欢”。毕业典礼上致辞，本该是作为“文章”来认真经营的。娱乐常常有，能让你刻骨铭心、记忆一辈子的事情并不多。这样的场合，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好文章、大文章。对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》(1917)、《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》(1919)，以及两位清华校长罗家伦、梅贻琦的就职演说(1928、1931)(蔡元培的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》、《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》，见《蔡元培全集》第三卷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；罗家伦：《学术独立与新清华》，见罗著《文化教育与青年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45年；梅贻琦：《就职演说》，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》341号，1931年12月4日)，今天中国大学校长们的演说普遍热闹有余而深邃不足。半个多世纪后，蔡、罗、梅的演讲稿依然让人怦然心动；而今日被热捧的“根叔体”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世人遗忘。

回到毕业典礼，大学校长、教授代表、毕业生代表、家长代表，各有各的立场，也各有各的演说姿态。如果四者讲话大同小异，那绝对失败。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喜欢说“我是小小老百姓”，那是虚伪；今天要求青年学生的讲话能体现政治家的风采，同样荒唐。扮老欠佳，装嫩也不好，关键是明白自己的位置及发言的姿态。

传统中国特别讲究“文章辨体”，从晋人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以降，历朝历代不乏精彩的文体学论著。你可以嘲笑明人徐师曾将文体条分缕析到127类，未免过于琐碎，可他《文体明辨序》的说法不无道理：“夫文章之有体裁，犹宫室之有制度，器皿之有法式也。……苟舍制度法式，而率意为之，其不见笑于识者鲜矣，况文章乎？”(吴讷、徐师曾：《文章辨体序说·文体明辨序说》77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年)如果说过去的毛病是过于强调“文章必以体制为先”，有形式主义倾向；如今则是不问场合、不顾身份、不讲体式，怎么受欢迎就怎么说，这流弊其实更大。

表面看，根叔的演说很生动，贴近年轻人的生活感受；可仔细观察，此乃社论(呼应政府工作报告)加文艺腔(对偶、排比、夸饰)加网络语言。如此大杂烩，每段话都有特定听众，也都能收获若干掌声，可整篇文章合起来，不成体统。这里所说的“体统”，无关政治立场，只是要求你站稳脚跟，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反叛或客串，但首先得有“文体”的意识在。在我看来，正因当代中国人普遍缺乏文体感，表达喜怒哀乐、得失成败、褒贬抑扬时，不是过，就是不及。